



【第四卷】



中华五千年 风云纪实

蔡磊 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华五千年风云纪实

(四)

蔡 磊 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目 录

第五编 秦汉纷争

昌邑王之废	(581)
汉宣帝之立	(584)
霍氏之灭	(587)
黄霸治民	(590)
赵充国击西羌	(592)
石渠阁会议	(595)
龚遂治齐	(597)
石显专权	(599)
萧望之之死	(602)
陈汤袭杀郅支	(605)
刘向父子整理古籍	(607)
今古文经学之争	(610)
五侯专权	(614)
赵氏姊妹专后宫	(616)
汉哀帝宠爱董贤	(618)
孝元王皇后	(621)
王莽篡权	(636)
王莽改制	(641)
绿林赤眉起义	(643)
蓝乡之战	(647)
昆阳之战	(649)

刘秀平王郎	(652)
刘秀定河北	(655)
刘秀取洛阳	(658)
平灭赤眉	(660)
刘秀平彭宠	(665)
耿弇平张步	(668)
刘秀平董宪	(671)
刘秀平隗嚣	(673)
刘秀平公孙述	(678)
窦融归汉	(683)
大将来歙	(688)
马革裹尸	(692)
强项令董宣	(707)
名太守杜诗	(709)
第五伦	(712)
循吏孔奋	(717)
循吏郅恽	(718)
光烈阴皇后	(723)
斗士桓谭	(725)
窦宪征匈奴	(730)
王充著《论衡》	(732)
班超通西域	(734)
班勇征西域	(737)
《说文解字》	(739)
史学家班彪	(742)
史学家班固	(746)
和熹邓皇后	(767)

昌邑王之废

汉元元元年（前 74 年），聪明果断、年仅 23 岁的汉昭帝突然病故。昭帝没有儿子，因此，谁继承皇位便成了问题。当时汉武帝的儿子在世者只有广陵王刘胥。大将军霍光和群臣商议，都觉得按次序应立刘胥为帝。但刘胥本来因为行为有失，武帝才不立他为嗣，霍光不愿立这样的人为帝，心中却又不自安，怕别人讥自己擅权。恰巧有一个郎官上书，说为国家社稷计，可以废长立少，广陵王不适合为帝。此言颇合霍光之意。故霍光以其书示丞相张敞等人，擢这个郎官为九江太守。经商定之后，承皇后诏，遣人迎昌邑王刘贺入京，准备继位。

刘贺是昌邑王刘髡之子，在国中平素十分狂纵，动作无节。汉武帝去世时，刘贺毫不悲伤，每日游猎不止。一次到方与（今山东鱼台西）游猎，不到半天就骑马驰出二百余里。中尉王吉劝他说：“大王不好书而乐游逸，驰骋不止，非享国之福。”刘贺不听。郎中令龚遂忠厚刚毅，有大节，内谏争于王而外责傅相，引经义，陈祸福，至于涕泣，而刺齐贺之过，蹇蹇不已。刘贺常掩耳而走，不听。

朝廷之征书到达昌邑国时，已是半夜。刘贺点起火把，拆开一看，不禁大喜，立刻收拾行装，至第二天中午便出发了。至黄昏而驰至定陶（今山东定陶），奔出一百多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王吉劝刘贺说：“今大王以丧事征，应日夜哭泣悲哀而已。今帝崩无嗣，大将军惟思可以奉宗庙者，攀援而立大王。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垂拱南面而已。愿留意，常以为念。”刘贺不听。

刘贺至济阳（今河南兰考东北），求买长鸣鸡，又道买积竹林。经过弘农（今河南灵宝北），又派大奴以衣车载女子行。此

事为长安使者发觉，责备刘贺，刘贺否认。刘贺至霸上（今陕西西安东），大鸿胪郊迎。快到广明、东都门（长安城东边二门），龚遂说：“礼，奔丧望见国都哭。此长安东郭门也。”刘贺说：“我嗓子痛，不能哭。”至城门，龚遂又提醒刘贺，刘贺说：“城门与郭门相等。”不哭。快要至未央宫东阙，龚遂又劝，刘贺这才假哭出声。六日，刘贺受皇帝玺绶，称尊号。之后，将汉昭帝丧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

刘贺既立为皇帝之后，淫戏无度。原在昌邑国的官属都被征至长安，往往超擢拜官，以图夺取朝臣手中的权力。龚遂对原昌邑相安乐说：“大王立为天子，日益骄溢，谏之不复听。如今哀病未尽，日与近臣饮酒作乐，斗虎豹，驱驰东西，所为悖道。如此，将身死而为世戮。你是陛下故相，应极力谏争。”太仆丞河东张敞上书劝刘贺说：“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倾耳，观化听风，国辅大臣未有褒奖，而昌邑小辇先迁，此过之大者也。”刘贺不听。

大将军霍光见刘贺所为，十分后悔，心中忧懣，私下以此事问他的故吏大司农田延年，田延年说：“将军为国家柱石，审此人不可，何不禀告太后，更选贤者而立之？”霍光说：“如今想这样做，在古代有这样的事情没有？”田延年说：“伊尹相殷，废太甲以安宗庙，后世称其忠。将军若能为此，亦汉朝伊尹也。”霍光听此言后，决心才定，便引田延年为给事中，暗中和车骑将军张安世商议筹划此事。

刘贺出游，光禄大夫夏侯胜挡住车子劝谏说：“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想到哪里去？”刘贺大怒，以夏侯胜之言为妖言，将他缚起来交给廷尉吏，廷尉吏告诉霍光，霍光将夏侯胜释放。回去后，霍光责备张安世，以为张安世泄露了机密，但张安世确实没有讲。霍光便召问夏侯胜，夏侯胜说：“在《鸿范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有工人伐上者’。不敢明言之，故云‘臣下有谋’。”霍光和张安世听后大惊。侍中傅嘉数

次进谏，刘贺也将他缚起来关中狱中。

霍光和张安世计议已定，派田延年报告丞相杨敞。杨敞一听，吓得说不出话来，冷汗湿透了内衣，口中只唯唯而已。田延年起身更衣，杨敞的夫人从东厢对杨敞说：“此国家大事，今大将军计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侯，君侯若不敢紧响应，与大将军同心，而犹豫不决，怕先要被杀。”田延年更衣回来后，杨敞便答应支持霍光，说：“请奉大将军教令！”

癸巳日，霍光召集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等会议于未央宫。霍光说：“昌邑王行为昏乱，恐危害社稷，该当如何？”群臣一听，皆惊愕失色，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上前一步，离席按剑而曰：“先帝嘱将军以孤幼，寄将军以天下，以将军忠贤，能安刘氏。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倾；且汉朝之传谥常带‘孝’字者，以长有天下，令宗庙血食也。如汉家绝根，将军虽死，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议，不得旋踵，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霍光躬身道歉说：“九卿责备我霍光就是。天下匈匈不安，我当受难。”于是，群臣都叩头说：“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之令是听！”

霍光见群臣已服，便带群臣具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奉宗庙之状。皇太后便车驾幸未央承明殿，下诏宫中各门毋纳昌邑群臣。刘贺入朝太后还，欲乘辇归温室殿，中黄门宦者各持门扇。刘贺进来后，立即闭门，昌邑群臣不得入。刘贺问：“干什么？”霍光跪着说：“太后有诏，毋纳昌邑群臣！”刘贺尚且不知。说：“慢点就行了，何必这样吓人！”霍光派人将昌邑群臣全部逐出，赶到金马门外。车骑将军张安世率羽林军骑兵缚二百余人，皆送廷尉诏狱。霍光令人对昌邑王严加看管。此时刘贺尚不知要被废掉，对左右的人说：“我的故属从官犯了什么罪，大将军将他们全部收系之？”一会儿，有太后诏召刘贺，刘贺此时始知不妙，说：“我犯了什么过错而太后召我？”太后盛服坐于武帐之中，左右侍御数百人手中皆持兵刃，其门军武士执戟列于殿下，

群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听诏。霍光与群臣联名上奏，尽数昌邑王刘贺的各种罪状，最后宣布废其帝位，夺其印绶。太后诏昌邑王归昌邑，赐汤沐邑二千户。除昌邑国为山阳郡。

汉宣帝之立

汉元平元年（前74年）夏，大将军、辅政大臣霍光和车骑将军张安世、大司农田延年等联合皇太后（汉昭帝后）废除了昌邑王刘贺之宾，重新在刘氏宗族之中选择合适的皇位继承人，最后，选中了原武帝太子刘据的孙子刘询。

当初，刘据长大成人之后，汉武帝为刘据纳鲁国史良娣为妃。史良娣为刘据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刘进，号曰史皇孙。史皇孙长大后，又纳涿郡（今河北涿县）人王翁须为妃，生了一个儿子。因孩子生下后身体不好，故取名叫病已，即病愈之意。病已号曰皇曾孙。皇曾孙生下后仅数月，便发生了巫蛊之祸。太子刘据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和妻、妾全都遇害。只有皇曾孙年纪太幼而未被害，却也被收系在郡邸狱（治天下郡国上计吏、属大鸿胪）中。当时，鲁国人丙吉当廷尉监，受诏查审巫蛊之狱。丙吉心知太子刘据并非造反，含冤而死，又十分可怜皇曾孙这样年幼便遭无辜之罪，一心想帮助成全，让这孩子活下来，便从监狱中找了两个为人谨慎厚道的女囚徒渭城（今陕西咸阳东北）人胡组和淮阳（今河南淮阳）人郭征卿二人，让二人乳养皇曾孙，并把她们移到一间比较干燥宽敞的囚室中。隔一天丙吉就要去看一次，细心加以照顾。

巫蛊之狱和与此相关的事情拖了一年多，仍未结束。武帝又患了疾病，来往于长杨宫和五柞宫（皆在今陕西周至）之间。望气者对武帝说长安城的监狱之中有天子气，于是武帝便派遣使者分别条理中都官所属监狱，下令将监狱中所关押之人无论罪之轻

重，一律处死。内谒者令郭穰于夜里奉诏至郡邸狱，准备行刑。丙吉听说后，紧闭狱门，不让郭穰进来，说：“皇曾孙在，其他人无辜而死尚且不可，况且是皇曾孙呢？”一直守到天明，郭穰也未能进来。郭穰见进不去，只好还报武帝，并劾奏丙吉拒不奉诏。这时武帝已有所醒悟，说：“此天使之也。”并下诏大赦天下。关在郡邸狱中的囚犯们都依赖丙吉此举才得以活下来。

事情过后，丙吉觉得这样下去终究不够安全，便告诉郡守丞谁如说：“皇曾孙不应当被关在郡邸狱中。”之后派谁如移书于京兆尹，并派胡组一起举着皇曾孙转到京兆尹所辖监狱中去。但京兆尹不愿接受，又推了回来。过了不久，胡组服刑期满，要返回家乡，皇曾孙哭闹，不愿胡组走，丙吉便出私钱雇胡组留下来，继续和郭征卿护养皇曾孙。等几个月后，才让胡组回家。少内啬夫（官名）对丙吉说：“没有诏令养活皇曾孙。”丙吉使用自己的俸禄买来米、肉，每月都送来给皇曾孙吃。皇曾孙经常生病，有几次差点病死。丙吉多次叫人送药，恩惠有加。后来，丙吉打听到史良娣的母亲贞君和哥哥史恭，便把皇曾孙托付给了他们。贞君此时已年老，见了皇曾孙，十分哀怜，亲自抚育孩子。

以后，有诏令将皇曾孙交给掖庭（宫人之官）养视，并令宗正著明皇曾孙的属籍。当时当掖庭令的是张贺。张贺曾经在戾太子刘据手下做事，十分怀念戾太子过去对自己的恩情。这时见了皇曾孙，便加倍谨慎奉养，用自己的私钱来养皇曾孙，并教孩子读书写字。皇曾孙长大后，张贺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皇曾孙。这时，汉昭帝刚年满二十，始行冠礼，正年轻力壮。张贺的弟弟车骑将军张安世和霍光一同辅政，听说张贺很喜欢皇曾孙，要把女儿嫁给他，发怒说：“皇曾孙乃戾太子之后，有幸得以庶人衣食于县官（即政府）已经足矣。不要再提把女儿嫁给他的事。”这样张贺才没有做。这时，暴室啬夫许广汉有一个女儿待嫁，张贺便摆酒宴请许广汉，酒酣之时，对许广汉说，皇曾孙乃先帝近亲，其人纵然下劣，也令得关内侯，可以将女儿妻之。许广汉答

应了。第二天，许广汉的妻子知道了，大怒，不肯答应。许广汉既已答应，便重找说媒，拐了个弯，这样才使妻子同意。张贺将皇曾孙当作自己的儿子一般，以自己的家财为他娶妻。这样，皇曾孙才算有了家室。之后，皇曾孙依倚许广汉兄弟和外祖母家史氏，又拜东海人馥中翁学习《诗经》。皇曾孙十分聪明，喜欢读书，也喜欢游侠，斗鸡走狗，因此对下层闻里间奸邪之事和吏治得失十分熟悉。又经常在高陵、霸陵、茂陵诸陵县邑之间走动，尤其喜欢在杜县（今陕西西安东南）和鄠县（今陕西户县）之间游玩。一般住在下杜（即杜县），又时从宗室朝请，就在长安尚冠里住。

及昌邑王刘贺被废，霍光和张安世等大臣议选更选嗣君，未有所定。丙吉上奏霍光说：“将军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属，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无嗣，海内忧惧，皆欲早立嗣主。发丧之日，以大谊立后；所立非其人，复以大谊废之，天下之人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庙、群生之命在将军之一举。丙吉窃伏听于众庶百姓之议论，查其所言宗室，诸侯在列位者，未有所闻于民间。而先帝遗诏所养武帝曾孙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丙吉以前在郡邸狱任职时，见此子尚且幼小。如今他已经有十八九岁了，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愿将军详大义，参以蓍龟之宜与不宜，先令其入宫侍御以褒显之，今天下昭然知之，然后决定大策。如此，天下幸甚！”大司马杜延年也知道皇曾孙有才能品德，劝霍光和张安世立之。

秋七月，霍光在宫大殿召集群臣议论所立已定，然后又和丞相杨敞等人联名奏孝昭皇太后说：“孝武皇帝曾孙病已，年十八，从师受《诗》、《论语》、《孝经》，躬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之后，奉承祖宗庙，子万姓，臣昧死以闻！”皇太后下诏曰：“可。”霍光遣宗正刘德至皇曾孙所住的尚冠里，让曾孙洗沐，赐御衣；太仆以轺猎车迎皇曾孙于宗正府就斋。庚申日，入未央宫，拜见皇太后，暂封为阳武侯。不久，群臣奏上玺绶，即

皇帝之位，谒高庙。是为汉宣帝。即位后，汉宣帝改名刘询。

霍氏之灭

大将军霍光受汉武帝之遗托，辅昭帝、废昌邑王、立宣帝，权倾内外，威震天下。霍氏家族也因而显赫一时。自汉昭帝时起，霍光的儿子霍邑和霍光哥哥的孙子霍云皆为中郎将，霍云的弟弟霍山为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霍光的两个女婿为东、西宫卫尉，霍光的昆弟、诸婿及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亲党连体，盘根错节，据于朝廷。废昌邑王而立汉室帝之后，霍光权势益重。每次上朝，汉宣帝总是虚己敛容，以礼下之。霍光稽首归功于宣帝，宣帝谦让不受。诸事皆先向霍光报告，然后上奏宣帝。

宣帝本始三年（前 71 年）春，宣帝许皇后怀孕临产，身体不适。当时，霍光的夫人霍显想使自己的小女儿霍成君贵重，却苦无途径。许皇后生病后，女医淳于衍为霍氏心腹。霍显便指使淳于衍在许皇后分娩之后，下毒将其毒死。事后，有人上书告诸医侍疾无状，淳于衍也被收系。霍显恐惧着急，才将此事告诉霍光。霍光闻后大惊，想自己举报，又不忍心，犹豫不决。后来，霍光还是署淳于衍无罪，将她释放。霍显见无事，乘机劝霍光纳其小女入宫。汉本始四年（前 70 年），霍光之女被立为皇后。

汉地节二年（前 70 年），霍光病故。宣帝亲政。第二年夏，立许皇后所生皇子刘奭为太子。霍显听说刘奭被立为太子，大怒，不食呕血，说：“此乃民间时子，安得立？即皇后有子、反为王邪！”指使霍皇后下毒，但因太子阿保看护甚严，不得下手。但这时霍氏已十分骄侈纵横。太夫人霍显广治第室，作乘輿辇；而霍禹、霍山等也缮治第宅，走马驰逐。霍云当朝请，数次称病私出，多从宾客，张围猎于黄山园中，使仓头奴上朝谒，而朝臣

莫敢谴责。霍显及诸女昼夜出入于长信宫殿中，不按时回府。

汉宣帝在民间，知道霍氏尊盛日久，内心颇为厌恶。亲政以后，便开始削夺霍家权势。当时霍山领尚书，宣帝令吏民得奏封事，可以不关白尚书而直接上奏。群臣见宣帝也直接来去，不通知霍山。霍家人十分厌恶。宣帝也听到过一些霍氏毒死许皇后的风声，但未有确实的证据。为压制霍氏，宣帝便徙霍光的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光禄勋，而出霍光的第二个女婿中郎将、羽林监任胜为安定太守。几个月后，又出霍光的另一个女婿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为蜀郡太守，孙子婿中郎将王汉为武威太守。不久，又徙霍光的大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为少府。更以张安世为卫将军、负责指挥两宫卫尉、城门和北军。以霍禹为大司马，戴着小冠，没有印绶，罢其屯兵官属，特使霍禹和霍光官名相同，俱为大司马却无任何实权。又收度辽将军范明友印绶，只当光禄勋。又将原指挥屯兵、胡、越骑、羽林军和两宫将屯兵的霍家人全部撤掉，即以自己亲信的许、史两家人取代之。

霍显及霍禹、霍山、霍光等见自己的威权日渐被侵削，经常相对哭泣，自怨自艾。霍山说：“如今丞相用事，皇上信之，尽变易大将军在世时所定法令，宣扬大将军的过失。另外，诸儒多穷酸之子，远客饥寒，喜欢妄说狂言，不避忌讳，大将军常讨厌他们。如今陛下好与诸儒谈论，人人自书封事，多言我家长短。曾有上书言我家兄弟骄傲放纵，其言令人痛心，我藏起来没有上奏。以后上书的人越来越狡猾，尽奏封事，总是派中书令出去取回而不关白尚书，对我越来越不相信。又听说民间到处传说‘霍氏毒杀许皇后’，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霍山惶急，将事情从实告诉了他们。他们听后大惊，说：“何不早告诉我们？皇上离散、斥逐我家诸婿，肯定因为此事。此大事，诛罚不小，怎么办呢？”于是，霍氏始有邪谋。

霍云的舅舅李竟有一个朋友叫张敖，见霍家人惶惑不安，对李竟说：“如今丞相和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指霍显）告诉

太后（上官太后为霍氏外孙），让太后先杀掉这两个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长安男子张敖揭发了此事，事下廷尉和执金吾，廷尉和执金吾逮捕了张敖等人。后宣帝下诏勿捕。霍山等人更加害怕，说：“这是皇上看在太后的面子上，所以不追究。然恶端已开，总有一天要发，一发我们就会被灭族。不如抢先动手。”霍家遂令诸女各自归报其丈夫，都说：“事已至此，避也避不开，有祸受之而已。”

恰在此时，李竟因和诸侯王交通而被捕，事情牵涉到霍氏。宣帝下诏：“霍云、霍山不宜宿卫，免职归家。”山阳（今山东金乡西北）太守张敞上书宣帝说：“过去大将军决大计，安宗庙、定天下，功劳巨大。周公相成王只七年，而大将军有二十年。海内之命断于掌握。方其隆盛时，感动天地，侵迫阴阳。霍氏世世无所患苦。如今朝不进直言以陈此事，而令陛下自亲其文，此非善策。今两侯（指霍云，霍山）已被出，人情不相远，以臣心度之，大司马及其枝属必有畏惧之心。近臣自危，非计之完者。臣张敞愿于广朝白发其端，值臣守于远郡，其路无由。唯陛下省察！”宣帝虽认为此计虽好，但就是不用，亦不召张敞进京。

霍禹、霍山家中数有妖怪现象发生，举家忧愁。霍山说：“丞相擅自减少宗庙的祭品，可以此为借口罪之。”准备令太后置酒，召丞相、平恩侯等人饮酒，使范明友、邓广汉承太后之制将他们杀掉，并废汉宣帝而立霍禹为帝。计划好后，还未动手，霍云被宣帝拜为玄菟太守（今辽宁新宾西南），太中大夫任宣被拜为代郡太守。他们还未上任，所谋之事便被发觉，汉地节四年（前66年）秋七月，霍云、霍山、范明友自杀，霍显、霍禹、邓广汉等被捕。霍禹被腰斩，霍显及诸女儿、兄弟皆被弃市（在市上处死）。和霍家相连而被诛灭者有数十家。太仆杜延年因是霍氏旧人，也被免官。八月，皇后霍氏被废。

当初，霍氏骄奢，茂陵徐生说：“霍氏必然灭亡。夫奢则不逊，不逊则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众必害之。霍家

秉权日久，嫉恨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便上书宣帝说：“霍氏权势太盛。陛下如果爱护他们，就应时时抑制，不要让他们至于灭亡。”上书三次，都被打了回来。霍家被灭后，汉宣帝才诏赐徐生帛十四。

宣帝刚刚即位时，谒见高祖刘邦之庙，大将军霍光骖乘。宣帝内心对霍光十分惧惮，若有芒刺在背。后来车骑将军张安蓼代替霍光骖乘，宣帝便觉得非常从容。等霍光身死而宗族诛灭，民间便流传霍氏之祸萌于骖乘。汉宣帝之阴狠毒辣可见一斑。

黄霸治民

黄霸字次公，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以豪杰役使当地吏民而徙家云陵（今陕西淳化东南）。黄霸自小学习汉朝律令，喜欢当官吏。武帝末年，以待诏人钱赏官，补为侍郎谒者，不久有罪免。又以向沈黎郡（治笮都，今四川汉源北）输送私粮而补左冯翊二百石卒吏。冯翊郡以黄霸是人财为官，看不起他，故不署右职，而让他领管郡中钱谷统计。黄霸干得非常出色，簿账清晰，以廉著称。不久以察廉而为河南（治今河南洛阳）太守丞。黄霸为人明察内敏，又熟习文法，但温良有让，又有足够的智计统御部下。为丞期间，议事合于法律，合于人心，故太守十分器重他，吏民也敬爱焉。

西汉自汉武帝末年以后，用法刻深。昭帝即位年幼，大将军霍光秉政，大臣争权，上官杰等与燕王刘旦谋作乱，霍光挫败他们之后，遂遵循武帝之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因此上行下效，一般官吏都以严酷为能，而只有黄霸以宽和为名。

汉宣帝来自民间，知道一般百姓都对官吏的严酷感到厌恶，所以在即位之后，听说黄霸持法公平，便召黄霸为廷尉正，数次让黄霸决断疑难大案，廷尉府中皆称其公平。后来，黄霸当

丞相长史，坐与公卿大臣廷议中，知长信少府夏侯胜非议诏书大不敬，黄霸从而不举劾，皆下廷尉，关大监狱中，要被处死。二人在监狱中被关了很久，闲来无事，黄霸想拜作为著名经师的夏侯胜学习五经。夏侯胜说：“我们都快要被处死，还学这个干什么？”黄霸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夏侯胜为黄霸之言所感动，便答应传授。二人被关了两个冬天，却日日讲经不辍。第三年，二人才被赦免。出狱后，汉宣帝擢黄霸为扬州刺史。因吏治有声，三年后，宣帝又迁黄霸为颍川（治今河南禹县）太守。

当时，汉宣帝特别留意于吏治，数次下诏强调此事，但地方官并未全部向吏民宣布。黄霸到颍川太守任以后，选择良吏，分部向百姓宣布宣帝的诏令，令百姓都知道宣帝之意。黄霸又让邮亭（相当于今之邮电局）和乡官（乡政府所治处）都养畜鸡和猪，卖掉后用来赈恤鳏寡孤独者。然后黄霸作条教，置父老师师伍长，将自己制订的条教颁行于民间，劝百姓为善防奸、务力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养马等。初看起来，这些条教十分烦琐细密，但黄霸精力能推行之。召见吏民之时，黄霸又细加询问，以检查这些条教的执行情况。一次，黄霸想检查一下实情如何，便选了一个年纪较长而且廉洁的官吏出去办事，临行之前，黄霸嘱咐他不要泄密。这个官吏出去后，途中不敢在邮亭中休息，而在道路旁边休息并吃饭。正吃着，飞来一群鸟，把他带的肉叨走了。这情景恰被一个进府办事的百姓看见，告诉了黄霸。过了两天官吏回来，向黄霸报告，黄霸见后慰劳他说：“辛辛苦苦！在路边吃饭鸟把肉都叨走了。”这个官吏听后大吃一惊，以为黄霸知道他所作的一切，便丝毫不敢隐瞒，就黄霸所问将自己所知道的全部都讲了出来。鳏寡孤独之人有死后无以为葬者，乡里报上一封文书，黄霸便立即布置；哪里有大木可以做棺材，哪个邮亭的猪可以用于祭祀，官吏依言前往，皆如黄霸所言。吏民们不知道黄霸的这些信息是从哪里得来，都称黄霸神明。奸人因此不敢在颍川郡久呆而都跑到别的郡界去，所以盗贼日少，社

会安定。黄霸治民，先力行教化，而后方行诛罚，务在成就安全长吏而不欲损伤他们。郡中有个姓许的郡丞上了年纪，耳朵又聋，督邮报告黄霸想撤许丞的职，令其回家。黄霸说：“许丞是个廉洁的官吏，虽然上了年纪，但尚能拜起送迎，正颇重听，有何妨害？还是用他，勿失贤者之心。”有人问黄霸为何如此，黄霸说：“几次三番更换长吏，送故迎新的费用和奸吏乘机改更簿书盗财窃物，公私双方都耗费不少。这些都从百姓那里征来，而换的新官吏又未必贤能，有的还不如原来的，徒然增加混乱。凡治民之道，去其太甚而已。”

黄霸以外宽内明而得吏民之心，郡中户口年年增加，治为天下第一。因此被征为京兆尹，秩二千石。但不久即因它事贬秩，又归为颍川太守。黄霸在颍川郡前后八年，郡中治理得更加好。当时，凤凰神爵数次集于郡国，而颍川郡尤多。宣帝以黄霸治民之道和行为终是长者，便下诏表扬黄霸说：“颍川太守黄霸，宣布诏令，百姓向化，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中或八年而无重罪囚犯，吏民向于教化，兴于行谊，可谓贤人君子矣。《书》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赐黄霸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数月之后，宣帝征黄霸为太子太傅，迁御史大夫。五凤三年（前55年），黄霸代丙吉为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户。

赵充国击西羌

秦汉时期，羌族分布在西海（今青海省）附近，南抵蜀汉以西，西北接西域诸国，部落众多，总称西羌。西汉初年，羌族臣服匈奴。汉武帝击败匈奴后，从令居（今甘肃省永登县境）向西筑令居塞，并在河西陆续列置四郡，以隔阻羌族与匈奴的交通。羌族与匈奴连兵十余万人攻令居塞，围抱罕（今甘肃临夏）。汉

派李息等卒兵十万征服了羌族，并设护羌校尉统领羌族，严禁羌族在湟中居住。

宣帝即位后，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出使诸羌。分布在湟水以南、青海西北的诸羌之一部先零部族的首领会见义渠安国，扬言准备根据季节渡过湟水，以汉民不种田之地放牧牲畜。此后，羌族以曾向汉使提出过渡湟水北牧的要求为借口，冒犯汉廷禁令，渡过湟水定居。汉沿边郡县无力禁止。汉宣帝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先零族与诸羌首领二百多人除解怨仇，互相交换人质，宣誓共同结盟，酿成边患。汉宣帝对此向赵充国询问对策。赵充国认为，羌人之所以容易被汉征服，是因为诸羌之间的首领内部互相攻击，不能团结一致。三十多年前，西羌反叛时，也是先解除部族间的仇嫌，共同订约进攻合居，与汉相抗衡五、六年。由此看来，西羌族可能会与匈奴联兵进攻边塞。一个多月后，西羌侯银何果然派使者出使匈奴，请匈奴派兵相助。企图袭击鄯善、敦煌，隔绝汉朝往来西域的通道。赵充国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又向汉宣帝分析了形势。他指出，狼何是小月氏人，在阳关西南，不会出此攻汉计策，可能是匈奴使者已至西羌进行谋划，这样，匈奴与西羌联兵进攻必定无疑。要缓解这种情况的发生，应该派遣使者巡行边境，提醒边境守军提前作好准备。同时，还应当派出使者出使西羌，破坏西羌各族首领之间的解仇盟誓，并进一步了解其真正内幕。汉宣帝派义渠安国再次出使西羌。安国至西羌后，召先零诸首领三十多人，以滋扰生事为借口，将他们全部处死。又派兵攻击其部族，杀死一千多人。于是，诸降及归义羌侯杨玉等，担心被汉使者诛杀，联络小种举兵反抗，截汉要塞城邑。义渠安国派骑都尉率三千骑兵驻扎在边境上，以抵御羌族的截。骑兵开到浩亶（今甘肃州永登大通河西），与羌族军遭遇，接战后汉骑溃败，安国只得率领残兵败卒退保令居塞。

汉宣帝得知军情后，拟征召兵马击羌。当时，赵充国已年过七十，汉宣帝认为他年纪已大，不宜作战，拟派御史大夫丙吉另